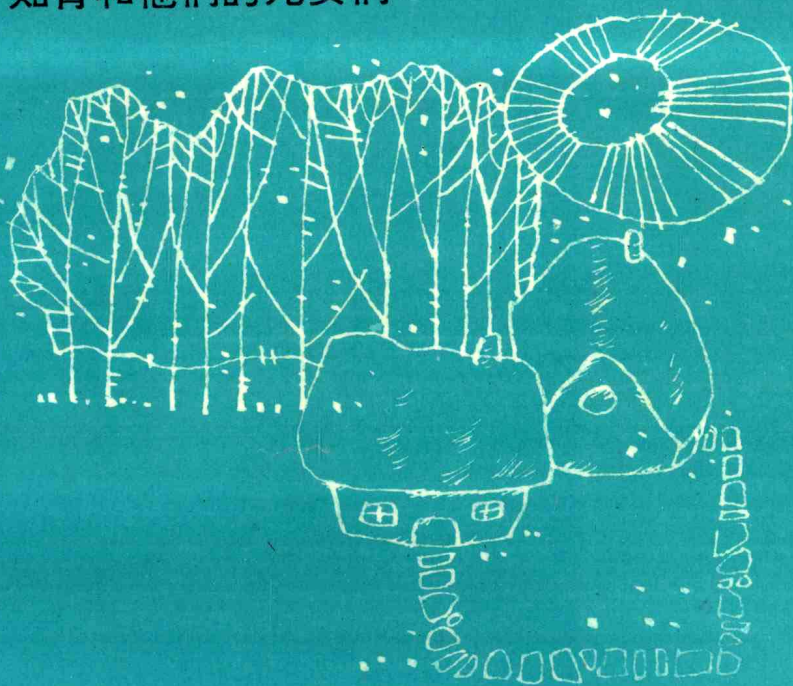


知青和他们的儿女们



青春作证

(续 集)

《青春作证》编委会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知青和他们的儿女们



青春作证

续集

《青春作证》编委会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青春作证(续集)

《青春作证》编委会编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阳市教育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250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

ISBN7-5412-0608-3/1·203

定价:16.00 元

历史是不会断裂的

(代序)

濮振远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,在中国广袤大地,掀起了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成千上万的城市高、初中毕业生走向了穷乡僻壤,他们是在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改造客观世界的豪言壮语声中去的,他们是带着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、改造主观世界的虔诚之心去的。不论口号如何演变,其间却掩盖着为了解决城市“劳动力的安置”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,历史偏偏又开了一个玩笑,当千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时,却又陆续从乡土上走出了与此数量相当的农村劳动力,跨进了城市的大门,这一城乡劳动力的大交换,不仅没有缓解城市就业压力,而农村的磨难,尤其是扭曲人格的“血统论”,却在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心灵上打下永远抹不去的烙印,也许至今还隐隐作痛。他们系统接受知识的路断裂了,他们连接父辈事业的历史也仿佛断裂了,他们的大学梦、事业梦被打碎了。然而难能可贵的是,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,在黯淡的岁月,仍以青春年华去编织美好的梦境,而当他们在黄土地上耕耘了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后,迈着蹒跚的步子回到城里的时候,或许欣慰,因为终于结束了磨难;或许痛楚,这段历史是何等苦涩;或许平淡,沧桑正道,不可抗拒,顺其自然罢了。回首他们走过的那段人生道路,几分黯然,你会为其苦涩流下悲痛的眼泪;几分斑斓,你会为青春曾在那里闪光而流下激动的泪水。我看过《今夜有暴风雪》,北大荒知青的生涯令人感到悲中有壮。这段知青史,你愿意追忆也好,不愿意回顾也罢,这是抹不去的,因为这是一段已经发生过的历史,也许这种历史永远也不会再重复了,而已过去的历

史却是无法割裂的。

人们都说幸福是惊人的相似，而苦难却各不相同。但对于老知青来说，幸福却各不相同，而磨难恰恰是惊人的相似。那些被人们看来“顺得很”的，也许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捧着的鲜花，其实他们不也是从荆棘路上走出来的吗？他们不也经过磨难，带着创伤？只不过把酸楚埋在心底鲜为人知罢了。而那些“不顺”的，不也从荆棘中闯出来了吗，也许代价更大一些，但磨难不正是使他们更加懂得人生吗？《老子》中有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之说，颇有些朴素的辩证法。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。这些知青（全国有两千万人，几乎代表整整一代人），都是从乡间那坎坷的泥泞路走出来的，谁个没有一段苦涩的历史？问题是他们走完这段路之后，又将如何走完今后的人生道路，是从此萎靡不振、徘徊不前？还是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其经验和教训，在青春已洒在乡土上之后，如何在新的舞台上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。

历史的重负没有压弯他们的脊梁，我耳闻目睹他们在追求：

——多少知青在修补断裂了的“知识路”，他们在电大、业大、函大、夜大，与比他们小得多的弟弟妹妹，甚至和自己的子女坐在一起复习功课，去听本该是他们的学生讲课，去圆那早被打碎了的大学梦，两年、三年或更长时间，当他们终于以优异成绩拿到毕业文凭的时候，他们一眶泪花，那迟到的大学毕业证书凝结着他们多少血和泪？

——多少知青在修补连结父辈事业的断裂的链条，用远远超过他们儿女的付出换回了成功的喜悦，有的成了专家学者，走进了他们早该走进的实验室；有的成了碾平波涛的“摆渡人”，在书声琅琅的教室里，用知识的船桨把一批批学生送进神圣的“象牙塔”；有的成了企业家搏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；有的成了书法家、画家、文学家；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；有的成了令人眩目的“大款”；也许还有为生活而奔波的不幸者；而更多的则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。

在机声隆隆的工厂、在高高的脚手架上、在琳琅满目的商场……他们默默地工作，他们跨越平庸，历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断天涯路”的凄迷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奉献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怡然。我赞美的不仅仅是他们站在峰巅，而更是他们攀登峰巅的过程，因为这平淡中孕育着辉煌。

你可曾听过这样的故事，从西南边陲那美丽的西双版纳走出的十万知青，当他们拿着血迹斑斑的户口登上返城的列车的时候，却听到了祖国的呼唤，他们中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前线，他们血洒疆场，催开了那漫山遍野的山茶花，这是何等的悲壮，大凡当过知青的人，也许都会深深地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，当读者看完书中的故事，也许会从不同侧面产生与我同样的共鸣。

我看过许多反映“知青后生活”的文章，有人说他们在下乡期间，客观上对中国底层情况的了解，理念上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，使他们的才能“如虎添翼”，虽历尽磨难却“日到中天正辉煌”。余秋雨在《老三届》中说，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于战胜了历史的玩笑，成了历史的脊梁。”我却更多地感到老知青们是历史的“电焊工”，他们在砸碎精神枷锁后，呕心沥血，去修补那已逝去的缺憾，他们不仅焊接了那曾断裂了的知识和事业链，而且筑起了连接下一代的生命延续之链，历史是不会断裂的，因为无论如何总会有勇于献身的修补者和焊接工。知青的儿女们如今已到了父母下乡时的年龄，他们正从爸爸妈妈的生命轨迹中得到某种启示，追寻着那些星星闪烁般的光点，更从他们坎坷的人生道路中悟出一些哲理，走出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。知青儿女这一代应该比他们的父辈们少一些坎坷，多一些幸福，你看他们也在执着地追求，在书写着自己的那份历史，用青春年华去铸造成功的金字塔！

目 录

历史是不会断裂的(代序)	濮振远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篇

山乡风雨

烙 印	赵明和(2)
泪水浸泡的爱情	谭绍芳(12)
苦 路	海 华(19)
等待“第二次握手”	李放眉(28)
丘比特的恩宠	夏秦豫(37)
知青时代	周永明(42)
花虽好 月难圆	李 旭(52)
罗桔姑娘	李锦雄(57)
无字的书	景伯平(62)
那年那月	王亚光(68)
酸甜苦辣皆营养	蔡运兴(75)
乡 思	王 醇(80)
打“老庚”	郭长慧(83)
当把广阔天地文化人	李应远(86)
界牌知青屋追忆	邓忠伟(92)
不寻常的岁月	林琼阳(99)
晒谷场旧事	李胜荣(104)
我的孩子	易志芳(108)
难忘那餐油炒饭	焦 艺(111)

甘 泉	杨序谦(115)
魂断磨盘山	郝存杰(119)
我与“蚕宝宝”	赖远琦(127)
一个过去的故事	颜昌碧(131)
喂猪记事	杨序革(135)
我的婚礼	杨坦元(139)
知青情恋	罗必鼎(141)
难忘宣传队	程明俊(150)
放 牛	钱 进(156)
我终于当上了农民	何安萍(160)
山中 那一条条小路	伍晓华(166)

中篇

跋涉长歌

从琴弦上延展的记忆	桂松林(172)
当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	濮振远(176)
永远的呼唤	吴祖平(185)
新闻圈内回首望	郭千里(193)
蓝色的梦	周振琴(198)
读书的回忆	沈庆生(204)
但求尽心	王大卫(210)
痴情难移	王庆祖(214)
领 悟	陆知忠(219)
苦涩的工龄	杨显苏(226)
漫漫耕耘路	丁丰朝(232)
为了一个永远的梦	游朝慧(241)
潮弄我兮 我弄潮兮	倪克鱼(244)
秋河流萤录	刘正绪(252)

室静兰香·····	饶文敏(258)
蹉跎岁月话电影·····	曹 隆(262)
赶“末班车”·····	谢后俊(266)
有这样两位知青·····	郭曼君(271)
军旅花絮·····	郝照金(274)
难圆都市梦·····	张郁林(279)
再回首泪眼朦胧·····	李祥珍(283)
读 书·····	王明新(286)
劝学篇·····	朱 龙(290)

下篇

朝霞火红

人生舞台·····	濮岚澜(294)
写给爸爸妈妈·····	申霁虹(302)
能否搭上这列车·····	郝 颖(305)
秋 思·····	沈 潜(308)
父辈在这里洒过汗水·····	邓宇亮(312)
走好人生的路·····	海 韵(315)
旧事新品·····	何 欣(320)
岁月 早已翻过那沉重的一页 ·····	杨永喆(335)
噢！父亲之光·····	刘 蔚(328)
感悟今天·····	雷 宇(331)
知青花·····	朱小松(333)
我能理解·····	陈 熙(334)
下围棋的启示·····	王 晓(336)
母亲的教诲·····	万 林(339)
座右铭·····	何 水(341)

附:

为了青春的聚会..... 彭晓勇(344)

三十年后重相聚..... 周振琴(34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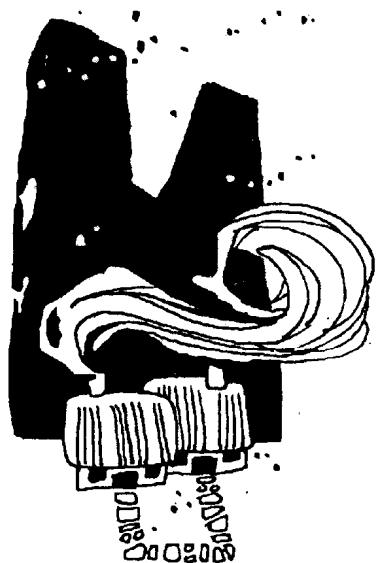
自我超越的生命精神

谈《青春作证》的审美价值..... 安斯寿(351)

魂牵梦萦的知青岁月

——《青春作证》读后..... 濮振远(354)

编 后..... (357)



山 乡 风 雨

上 篇

你要自己去
艰苦地闯你的前途
——父母的教诲

烙 印

赵明和

一

已是十一月了。田野早已收割干净，深秋的阳光洒满了那赤裸的土地。

扛了几趟谷草，大家便坐下歇气。农妇们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，就在田埂上边做边聊。往日，我也是这架式，尽量向贫下中农靠拢。而近来，悄然坐在她们身边，弥漫心间的是焦躁、恐慌，还伴着沉甸甸的忧虑。

不久前，一些厂矿招工，对知青敞开了门，回城工作的憧憬激荡着每个知青的心。然而，对于我，回城之路在何方？此时，我的父亲既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，又是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还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而且还有“海外关系”（有亲戚在美国和台湾），我是黑得不能再黑的“黑七类子女”。

我所在公社地处边远，可父亲的“罪行”越过山山岭岭一直传到了这里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会被从城里押到我们这里来批斗，对

此，我忧心忡忡，已预感抽调绝不会轮到我，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别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我留在这偏远的小山村，如同秋后留在田里的谷桩……

风，在田野上轻轻地吹，耳边，田埂上絮絮的家常话仍在继续。安静、闭塞的山乡啊，你接纳了我，我也曾与你溶为一体，成为你怀抱中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。可是，面对那最后的结局，一个 22 岁的女孩无论如何不能、也不该接受。

骨子里蛰伏的叛逆逐渐苏醒了：人家既然不调我，那就自己走吧，单枪匹马去闯天下——尽管这非常渺茫而冒险。犹豫了半年，决心终于下定了。五月的一个早晨，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寨子。转身望望逐渐隐没在树林背后的茅屋，我在心里说：“别了，山乡！别了，6 年的农村生活！我要进工厂当工人，去追寻我的梦境。尽管前方必经的那条山峡中的小路罩在浓雾里，阴森可怕，似乎在阻止一个处于十八层地狱又没有任何门路的“黑七类”子女进城去闯荡，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踏进了浓雾之中……”

二

离开生产队时，我行李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贫下中农给我的一纸鉴定。这鉴定历数我的优良表现，与灰暗的家庭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我身高 1.68 米，社员们总说我“个大力不亏”，其实不是力大，是干起活来舍得吃苦、舍得拼命。我一个人背过挞谷子的挞斗，扛过扬糠的风簸，插秧割谷堪称能手，还尝试过像男子汉那样赶着耕牛犁田和耙田。夜晚，就着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，我和女伴为全寨男女老少不知织过多少双袜子。

在农村入了团，被选为“优秀青年”，每年都被评为“五好社员”。一次火灾中，主动跑去救火，为抢救贫下中农的财产而负伤。

1969年，赴山西的“安顺县学大寨参观团”中仅有两名知青代表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这便是与自卑同时存在的我的自信。当时有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”之说，年轻单纯的我对此奉若神明，虔信通过劳动和与贫下中农结合能够脱胎换骨，能从那无可更改的“不由己”中走出一条“可选择”的路。

三

我设法在郊区一所小学找到了落脚点，利用每天下课回城的时间打听、奔走，成了在招工组面前时不时冒出的文静而顽强的不速之客。

第一次遭遇便让我领略了现实的冷酷。

“父亲有没有什么问题？”“有历史问题。”“嗯？参加过国民党吗？”“参加过。”问话人的神经绷得更紧：“哪年参加的？集体加入还是个别加入？担任过何种职务？其他还有什么？”

我据实一一交待。对方的脸越来越阴沉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
“我们已招满了，你去别处看看。”这是我得到的最后一句话。

所有招工组都是一开始便盘查家庭，我走到哪里都得翻来复去交待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有时只要说出父亲的名字，就会给我带来厄运。

塑料厂招工组。见进来一高个女孩，组长很高兴，正打算谈话，旁边有人神秘兮兮地捅了他一把，小声说：“这是赵××的女儿。”组长一惊，立即冷冷地说：“我们这里不招了。”我还未开口就被碰了回来。

几经失败后，我想只有改换方式，若能在招工组多呆、多跑，让人家了解我本人，看看我的鉴定，或许会有希望。然而这毫无用处，只要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，一切努力就都化成了泡影。

一次次伤害后，欲哭无泪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，真不想再

出门。然而为了前途，我仍顽强地奔波在各招工组之间。

那天，又去登一个招工组的门。

打着酒隔的组长望着我，面露喜色。“先谈谈家庭情况。”他吩咐我。我的心紧缩了，但不想谈也得谈。满屋的人静下来注视着我。

他的胖脸先是惊骇，继而鄙夷，突然把身子转了过去，和别人闲聊起来。我极其难堪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咬紧嘴唇，站起身来，像在恶梦中那样一步步走出房门。这时，传来故意提高了的声音：“这样的人也想进城来工作？谁敢要？进厂来搞阶级报复，炸毁了工厂我负不起责！”屋里爆发怪声怪气的哄笑。我强忍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。被人公然这样嘲弄和歧视让我感到空前的愤怒与羞辱，蒙受冤枉，满心委屈，面对狰狞的现实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深深地刺着我的心。

我发誓再也不去任何招工组，省得去受这份刺心戳面的折磨。然而，只要有新的招工消息，便有一股力量把我拉起来，再次捂上那仍在滴血的自尊心，用力去敲响那对我是如此森严的厂门。

四

树叶开始发黄了，我的前途依然渺茫。眼见一次次招工无望，母亲让我去试试马车社。可这里的头说：“我们专管分派马车，现在正缺人手，不过你父亲有问题，我们不敢收你。”

管马车也要父亲没有问题？父亲，父亲，走到哪里都是“父亲”。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命运和前途的父亲，已经很久音讯全无了。我决定不顾一切去探望他。

步行二十多里到了荒凉简陋的农场，不敢找人询问，只知道几年来父亲一直在独自放牛，就往山坡上寻找。终于，对面坡上过来一群牛，后面跟着个驼背的、瑟缩的身影，两手围在胸前抱着一根

长长的赶牛鞭。当放牛人终于来到面前，我已几乎认不出他就是两年多不见的父亲了。他的胡子约有一尺长，在额下杂乱地飘动，花白的头发很长很乱。身上衣服破旧，背上披件蓑衣，外加一个斗笠。脸庞十分消瘦，眼睛，最触痛我的是那双眼睛——那里装满了深深的孤寂、屈辱、痛苦和对这一切的默默隐忍。这哪像一个三十年代就从名牌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，分明不如街头的老乞丐！“爹……”我刚喊出一个爹字，喉头突然一哽，眼泪便象开了闸门的水夺眶而出。在一次次求职的失望中，我没有哭；在一次次直面社会对我的歧视和打击中，我强咽下眼泪；而此时，面对如此受磨难的父亲，目睹荒山上、牛群中父女相见的惨景，几年来，尤其是进城找工作以来饱受的一切委屈、悲愤、辛酸，突然一齐向我袭来，我没法承受而放声恸哭，记忆中这种恸哭至今只有这一次。

探父归来，我的心更沉重了，只感到夜漫漫、路迢迢。

白天，我仍去郊区小学。放了早学，草草吃点东西，又等下午上课，这时，我唯一的去处是村边山垭口。那里有棵大树，坐在树下可以清楚地望见山下仅一路之隔的一个大工厂。我每天中午就那样坐在树底下，两手抱着膝盖长时间地沉思默想，朝工厂凝望。虽可望而不可及也总要去望。厂里的工人何曾知道，山垭口上有双忧郁的眼睛，天天在窥视他们，那凄凉的眼神里充满羡慕，更充满渴望……

没有退路的事实逼迫着我，心中的自信鼓舞着我，连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也变成了挡不住的激流，让我浑身只燃烧着一个字：闯。继续闯。因此，我连那个时代最让人向往的 011、083 等“秘密厂矿”招工组都去过，自然没有结果。同伴善意地笑道，算了，你连管马车的地方都进不去还想去造飞机的工厂？那时我一笑了之。因为我意识到，我已经不是在寻找一份工作，我是在寻求一个答案，那就是：

出身不由己，道路究竟能不能由自己选择？

五

这年八月，被称为“九化九化，贵州老大”的燃化部第九化建公司到本城招工。我又跃跃欲试了。

踏进这个由东北迁来的九化公司招工组，便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

他们随和、平易近人，没有趾高气扬的救世主作风，更不同的是无论对谁，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家庭情况，而是“有没有推荐证明？”

我拿出那几张从来无人过问的写满字的纸。没想到他们忙不迭地打开，说：“来，来，看看贫下中农是怎样鉴定你的。”那纯正的北方口音分外悦耳。姓丛的师傅和姓张的师傅埋头看着，不时抬起头端详我，并不掩饰脸上的惊异和赞许：“你去参观过大寨？还为救火负过伤？”“难怪你进门我就看见你脚上有块疤，正寻思那是怎么回事哩。”

热血涌上了我的脸庞。他们是这样地在意我用6年汗水写成的这一纸鉴定啊。而且，我穿着塑料凉鞋的赤脚上那块伤疤，竟一进门就在他们的视线中。脸红了，是因为腼腆，更是因为朦胧感觉到了这世界上“我”、“我自身”的真切存在而不仅仅只有父亲的历史。

我觉得总算闯对了地方。

10月初，受到一场虚惊。下着大雨的一天上午，丛师傅突然冒雨来家告诉将在本地招收6名工人，其中1名是我，要我等着。

既然准备招收我，就得到父亲单位搞“政治审查”。能到政审这一步，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关，也是我最担忧害怕的鬼门关。果然，推开招工组的门，立即看到一张张严峻的阴沉沉的脸。我浑身发软，这里，我以为是讲政策的、是重“政治表现”的、是我唯一能找到出路的地方，而现在这里也是这个样子。“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